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十

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東坡

東萊批　統体好前面開說長後正論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論戒乃筆力高人處

郎學士曰　出公在傳註公墓誌云試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多文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

敬齋評曰　此篇論春秋不治夷狄其不治者乃所以深治議論佳有味中間鋪敘齊晉行事未能純為中国秦楚行事夫公能純為夷狄聖經終抑夷而尊夏若此正可見其用夫公至詳處末又說戎之會公不敢深責其禮文意亦高妙

今篇並東萊批註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一篇大意起有力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鋪叙有力亦使得体春秋書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公羊隱二年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書公如魯公齊桓公之類是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如宋衛陳鄭之屬皆齊晉相与之国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書州如荊人來聘之類是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間架○立二段若無此結便不成文字亦本原處郎曰如崇如介人如江黃之屬皆秦楚相与之国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撒說若不如此撒說都无氣此等皆是放撒鋪叙處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此是段中有力處○此二段說得中国所以不与夷狄處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如秦穆公楚文王之流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有力處○意在後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嚮焉再整起辭前去有善則汲汲而書之下字切○如書齊桓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如齊桓滅

(項則書師載項晉文乃召王則曰王狩之類)唯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
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如荊之以州伐鄭則以人蔡)
(於初至於來聘則曰荊人焉所謂善累而後進者類此)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以荒州以不)
(與子處○滴人戕其君亦止書楚子卒所謂略而不錄者類此)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
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
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此句結纜有力○此句最得体好然前後意瞬下意)故
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說尽了他又生意)夫戎者豈
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意外一篇好處在此說了自此已下一句轉一句)然
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
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
(看上說戎狄全无分解處人皆以爲如是重深絕不說處今乃出入意外而說戎如此乃見其筆高人處)故曰王者不
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
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此一轉說過便見不治纔結)
(有力結前後意)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
(彼自中国說入夷狄此夷狄說入中国來)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
暴怒則其禍大矣(見不治治之本意)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
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一結說盡處一過好)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關鎖上面)
(添此則前散漫○結有力)

匈奴論

東萊

治天下者不可以夷狄之強弱爲中國之安危使夷狄之勢強耶
則吾中國之不可不治也使夷狄之勢弱耶則吾中國亦不可不
治也吾知治吾中國耳彼夷狄奚有於我哉譬之治家者睦其宗
族制其童僕謹其扃鐍高其垣墻此治家之常法也是法也不爲
鄰之厚而增不爲鄰之薄而損不爲盜賊而設不爲無盜賊而廢
蓋是數者之法爲吾家而設非爲鄰里盜賊而設也唯治天下者

亦然夫中國之與夷狄其不相為用久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北戎為胡門自三危而至于朝鮮所以限戎狄也南戎為越門自岷山而至于甌閩所以限蠻夷也是中國之與夷狄風俗不同嗜慾不同彼之休戚何預吾之利害哉是故先王之待夷狄其來不喜其去不怒其欣然而朝覲也特象胥之職爾特行人之職爾（礼秋官象胥之職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国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盛行人之職掌大賓之礼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九州之外謂之蕃国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吾心初不為之驕其悍然而侵略也特司馬之職爾特士師之職爾（夏官大司馬之職掌建国之九法以佐王平国秋官士師職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吾心初不為之沮彼方紛然自來自去而治吾中國者亦未嘗一日廢焉及至後世當夷狄之強則自以為危危則戒戒則治當夷狄之弱則自以為安安則怠怠則亂故夷狄之強弱雖不足為中國之安危而實兆中國之治亂此無他為人君不能自治中國而每以夷狄為輕重也漢自宣帝之前匈奴盛而漢以治自宣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雲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誠艱難多事之時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斬郅支單于祠郊廟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赦天下誠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歟多事則勤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吾嘗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謁焉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不若宣帝特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預於中國而宣帝乃以為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誇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為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復多事矣遂盤樂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自古深謀遠慮之士多以為無外患

則有内憂晉與楚戰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人臣之告其君不能使之悟而徒欲其懼使夷狄敵國常強則君猶警懼敵國之患去則君必驕矣是其說雖足以致今日之懼亦所以啓他日之驕得失適相半耳盍若告人君以治内之說彼夷狄敵國之或盛或衰外患之或有或亡皆無預於吾事惟專意於治内而已如是則吾說可以常行而無弊矣此又進言於君者所當知也

和戎論　　止齋

後世之師不可以三代用也非三代之不可用也後世之不能三代也昔湯之於葛伯大王之於狄人嘗卑而下之矣然皆出於睦鄰之誠心而非所以餌敵故惟商周而後可以為之未能商周而襲其跡則將自斃以資寇何者惟有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者可以無事於術而聽其自爾也漢之高帝自惟其無商周之德也故其圖天下一出於術欲離之故合之欲奪之故予之雖其道異乎湯武然世之善論者未始不多其自知之明而審其所處也方其羣雄競馳躡足而爭赴者亡秦氏也周章百萬之師戰於麾下以嬰其鋒而已虀粉於章邯之手沛公誠勇者詎能徑入之哉故為之舒遲容與陰以利啗秦將及秦將一欲連和而嶢關之戰已合矣高帝之入秦也和也項氏手裂土宇錯建諸侯之國其綿壤千里為楚漢輕重者無出齊右也故虜魏豹虜陳餘帝皆付之韓信而無憂獨念夫田齊之強桀猾變詐未易以力鬭乃遣酈生說之食其之說一諧而淮陰之衆俄集於歷下則高帝之下齊也亦和也至其身以屢衄之卒抗雷轟燄至之楚轉戰五年棄𠂤軍而孤竄者屢矣帝之意知夫漢之不斃敵也而惟和可以驕之滎陽之圍嘗請和於楚矣而羽不聽蓋有范增者在而帝之計未行也漢之四年也羽以兵少食盡自申鴻溝之約當是時籍忘義

矣漢得天下之半若可以氣要而威制之也而方懽然與之略無
難色帝豈忘羽者耶東兵未反國而垓下之追曳踵而至史臣以
爲良平之謀不知夫高帝之蓄於數年者蓋至此始獲逞也高帝
所以滅項者抑又以和也嗚呼而今而後知夫豪傑有志之主其
所以有就於天下者未可以小廉曲謹論也高帝之仇勁敵而俱
以和市之使帝不忍食區區之言負信誼於天下則大事去矣安
能基四百年之業哉故夫高帝之深持不校之形以陷敵人於術
中者君子皆不之罪蓋其圖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後之豪
傑有志之主能三代則三代若猶未也得如漢高亦足矣

易敵論

上齋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夫易
敵者兵家之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犯兵家之深
忌而涉乎天下之至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常韓信之將兵楚漢
無與侶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
栢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
夫以區區之趙魏而有二子者爲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
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
奴欲以五餌啗之而不知中行說之教其君者正欲其絕漢物趙
涉之說條侯自以爲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祿伯者其計適侔
於涉唐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劉盧之策果合於太宗則夫詭思
奇慮之士寧國無之用兵者挾己之長而短人其危也哉知彼而
不知己此兵法之所殆也雖然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
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往
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憂其勝而
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
與忽之心勝則賢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寃己以下人必有出

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於夫差屢勝之後至於秦師壓境則鄭伯窘皇求討於之武會稽之耻勾踐蜀心於種蠡無他強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卜之故夫窮寇不之迫而立喪垂亡之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急攻疾取所以深其憂合其交而使之自爲計也嗚呼守即墨而田單奮入郢而申包胥哭此燕吳之所以反失敗於齊楚也悲夫

知敵論　　林光朝

以兵餌敵此最策之下者也而鄭楚以此獲勝何哉蓋必先知夫敵人之情僞而後可用者也苟或敵人之情僞我有所不知我之詭謀敵之謀者或得以知則其謀不可用而其兵不可勝也北戎之貪鄭人知之因其貪而餌之以兵彼惟貪是視也詎知吾有三覆之謀耶吳人之輕楚人知之因其輕而誘之以師彼惟輕是視也詎知吾有三覆之謀耶故貪則餌之輕則誘之不貪不輕而後料敵之勢等吾於此亦有術以待之名曰審機彼之大臣相疑也吾則多出間諜以惑之彼之將臣失權也吾則虛示讒謗以擾之帳下之情變則敵首可襲水旱之禍亟則邊民可誘未有可勝之機則拱以待一旦之變已有可勝之勢則陰以鼓三軍之心如是而久之以歲月持之以謹重勿以少挫而喪吾之氣勿以小勝而驕吾之氣勿以無功而憤吾之氣勿以老師而憂吾之氣氣既充實兵既持靜而後可以觀敵人之變若是而不全勝者吾未之信也

武備論　　止齋

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爲犢變劍爲牛變矛戟爲鋤耰變營壘爲畎畝凡鳥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

閣

足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
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於太平至治之世
嚴師徒肅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極曷嘗以兵
為諱哉且虞周之時為治邪為亂邪雖甚愚者知其為至治也舜
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所書在內則明射侯
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
未練固未聞其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為治邪為亂邪雖甚愚者
亦知其為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司
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
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為諱也舜之備既具
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武王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櫜而奏戢
戈之頌人見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勞也遂以為舜
之治盡於鼓琴人見其建櫜之易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難也遂
以為武王之治盡於建櫜使鼓琴可以盡舜之治則房琯之惑董
廷蘭何為有陳濤之敗邪使建櫜而可以盡武王之治則始皇之
鑄金人十二何為有勝廣之亂邪鼓琴一也舜則可以琯則不可
者有備無備之分耳建櫜一也武王則可以始皇則不可者有備
無備之分耳房琯不善學舜者也始皇不善學武王者也論至於
是孰謂練兵嚴備非太平之先務也愚故曰兵者非治世之所諱
者也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
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人徒見文帝之結和比鄰煙火萬里以為
偃武之功也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細柳棘門之備而已
人徒見章帝之儒館獻歌戎亭虛堠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章
帝所以致此者以有金城戍邊之備而已人徒見太宗之四夷冠
帶胡越一家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以有殿
廷習射之備而已晉武帝當平吳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

州郡之備終致五胡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元宗當開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中國之備終致祿山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德宗當興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河朔之備終致藩鎮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由是觀之銷兵乃所以召兵閱武乃所以偃武其理甚明無足疑者然則人君當無事之時其可不爲先事之備乎抑嘗謂衆人之所輕乃明君之所重衆人之所後乃明君之所先允開闔操縱之權固非常情之能窺測也何以知之以光武之事知之當用兵之際衆人之所重者騎射也所輕者詩書也光武乃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於戰馬擾攘之中而篤仁義禮樂之用輕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輕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當偃兵之際衆人之所先者文事也所後者武備也光武乃踈築亭障脩明烽燧於宴安閒暇之中而嚴守禦捍防之備後衆人之所先先衆人之所後非有先物之幾孰能與於此乎天下方尚武吾獨示之以文天下方尚文吾獨抗之以武一弛一張與時推移彼見其勝敵謂之勇見其治國謂之柔是皆刻舟膠柱而求其迹者也烏足以知光武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illegible]　前乙

論

本論　歐陽公

東萊批　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裏面了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練句下字）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而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就譬喻立）（綱目）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論根源推二句）（力爭強此弱彼）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此應）（前）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應前道理）

○（一段中有三節）堯舜三代之為政（此雖敘事迹而整頓說堯舜三代起）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說自古以來自有維持天下道精密如此）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之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

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結得有力幻上生下事並見周禮地官及儀禮前漢食貨志）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接有力肯骨）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此四句繳足前義）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與前相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結得好）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應起）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民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欲使下一一事皆立此一句）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此應上一句以結此篇意）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

者何也彼無他為辛閒明而禮義孰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相照應）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明論　老泉

迂齋批云此等意脈亦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

又批云主意只是不測亦是一要字雖未免挾數用術之說然理亦如此立法攻堅攻鐵亦然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又添一常字時字襯上兩段）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回護）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以其不測）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時）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意未及言轟以）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如此則與不測相反）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毋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關鎖一四字）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聖人用明一節分曉故不待詳說只反字緊說反字含之法）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看他下專兼字與精粗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由盡說人情）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少則易及）亂齊國者非獨一阿

大夫與左右譽何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
知也少則易及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
從其易知而精之知有不則者存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
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此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之論吾之不知其九
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
至於九也言人未必有知力之智特強作耳

質論　陳謙

人之情樂趨於文而不便於質何以哉惑於所觀也觀人者常厭
其陋觀乎人者常恥其不足一厭焉一恥焉舉斯二者而求所當
焉則宜其不便於質也且夫侈靡之未具也人情無趨也安焉而
已矣不雜也朴焉而已矣喜新而厭故自夫靡麗者之眩其觀也
然則蓋人情之靡敝而非其正也今反之本則旁愧投乎人之弊
敝則不得色且不独此也天下方有甚迫之勢謀不給力不贍也
而猶徇耳目之末不肯少貶乎觀聽之際請譬之千金之家出傾
而用廣貲已耗而無之矣然而冠昏喪祭凡動乎人之所觀者尤
竭力以事之甚者鬻田鬻貸焉以求足焜燿之飾何者彼之情不平
乎自毀於不足之名也嗟夫孰知夫儒者之室不蔽之苦縕縕褐
之故陋而詩書道德之光華然有以衣被之也今之患者皆曰無
財及為是征推哀斂之苛者皆以是故也曷不要其質而推之堯
之屋不翦椽不斲也文帝之衣綈也曷華也若今之世必欲人之
所為唐堯與漢文與則豈不嫌笑之以為鄙天下之奉何其自觕
如此也古之裕天下者於己皆有所志今天下之勢方迫外而遺
慮也內而奉宗廟也上而祿吏也下而廩兵也執計者偲偲然有
不繼之憂而太平之矩度所以耀于觀者甚未泯也郊祀以不文
為不重賚賜以不渥為非體用度以不廣為非稱服御所過縟綺
文繡交映于道路走卒繫紐輿馬被金玉用器服具紛加也百官

有司煥如也唐堯漢文嘗以此示民否乎況居天下之半而用之不給時乎其不脅於損也豈其為天下之大而不羨乎觀也欲適於所觀而發天下之大計亦惑矣康定之初有以日食請罷撤樂執政曰不可既而北虜行之則深以為悔夫其始之不可者豈非以不美于所觀哉美於目悔於心奚擇焉盛德之事捨之而不為而方今求生財之不已吾亦恐後來之悔也作質論

一論　陳謙

物不能以相物夫物之不能以相物者何也非才不贍智不足也夫彼我對立於天下兩無以相勝則亦兩無以相制故必虛心而兩聽焉於是不物於物者得以制其權嗚呼非以物之不一而我之一也歟衡垂於空輕重就焉而衡不移鏡設於堂妍醜過焉而鏡不知夫惟以我之一不变制彼之多变彼之來無窮我之應也如初故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坐一人於廟堂之上萬約物為之從者其有以一之也今夫操至一之權居可一之勢有不能自一者吾見其惑也是非牽於首鼠遷就成於猶豫我與物常相牽於紛紛不定之中以我之擾擾謂能應物之紛紛可信也哉是以君子貴一事不一謀欲一也謀以處事者也謀於一人而或变於他人此事之所以愈不一也雖然有本惟公故一溺而偏私而沮也惟定故一靜而明躁而紊也惟精故一審而專惜而惑也惟和故一忌成疑疑成矣也曹參之繼何也始也慄終也隨苟可以安民守之而不失終不以私害公故曰惟公故一也子產之相鄭也始也民欲殺之終也民歌之苟可以利國安之而不变終不以躁妨定故曰惟定故一也充國之計邊始而是者十五終而是者十八吾亦不知也人亦不知也所瞭然者吾計之勝也故曰惟精故一也房杜之謀國始而非如晦不能斷終而卒用元齡策而在彼不知也在此亦不知也所洞然者欲謀之濟也故曰惟和故一也嗟

夫抗焉而公確焉而定灼焉而精比焉而和孰能行此四物者同與語天下之事哉今世之患最患乎民聽之惑也民非自惑也亦之者無介然之守也朝廷建一事出一令苟有罅隙之可尋則皆執文以要其上幸者希恩罪者覬原夫是之謂執文以要其上可刼之勢也民之私相與且不可況下之於上哉然天下安為之者則亦以執之而上之人嘗與我遷焉故也夫民情之無窮而我與之為無窮此何異物之相物而安取夫制天下之動者哉曹侍中有守者也一執而不行再執而不行三執而行之或者袖手而傍睨於是得以行其姦然則不一者豈惟事之不集而姦亦生焉可不懼哉

要論

陳謙

智不貴於周知而貴於灼知權不貴於盡用而貴乎大用夫宰萬物之長短高下惟吾之察而窮其抑昂軒輊皆入吾之的悉之而無遺斂之而無罅君子固亦欲神其機而舉吾事也然而天下之情無窮而事變之來錯出聰明運於微妙而制御弛於脫略彼其聳動之險情衒飾之詭行雜然交至於此而吾以臆度采聽之區區而欲盡其故故夫昔之周於智而盡其用者其卒也為繁為褻為不暇給而又以病之而卒亦不享其效何者天下固利其所不及而輕於要之而亦不平其強及而敢於欺之也昔者丙吉之在漢不問死傷之羣鬪姚相之在唐不肯任擇刺史縣令之責其說皆矯且誕及詳思而切揣之彼其堂奧之邃且密而欲耳目四方萬里之遠邇見之須臾而根株天下之才此固有所不可繼而天下固有任其責者也今天下之事吾知其不能以盡察也而中書之剸決日繁焉今天下之士吾知其不能以徧識也而三府之召呼日溱焉大小民之情不習國之尊求之則無窮而士之至於斯者大抵皆有可喜之論欲行之卒而任之則不酬夫以無窮之變

不酬之情相糾乎吾前而吾曰以至誠惻怛之心而當其會揣量布置各有以塞其求而亦卒不一二收其效然則是擾擾者果何為也哉嗚呼是非欲周知之病耶於此有要焉民也歟人可也人也歟求於人可也求於人者如何才於才賢於賢德於德誠知其人與賢與德耶則以我之所以知之者委之以知人夫何憂此不過灼知於萬分而大用其一二而天下之事畢矣昔孔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天下之事而惟所知之從疑於不廣矣然吾所不知者所知之人將不我遺矣則不廣者是無遺之術也嗚呼錙銖而稱之不若鈞之為徑也斛合而量之不若鍾之為便也知此則知要矣

重論　　陳謙

天下之勢莫重於所習習者玩之玩者黷之嗚呼勢而至於黷則情迫而難應求煩而多怨恩施而無所顧紛然求以塞其難滿之欲而弭其不平之隙吾力已窮而人心猶未艾則習之過也今夫自庶人以上至於公卿大夫其勢貌之相望固已截然而不可比等而至宰相則又可知矣逆而睨之盍如捫天而航海而孰敢習之矣居天子之左右朝夕與一人謀度議論可生可殺可與可奪者舉而屬之百執事拱手以聽其所為付其身於不可必知之中而委其佽日於惟所造成之地不敢以私謀邪計褻於其前偃僂而趍進倉皇而亟退不敢指不敢臆故不敢議而又安敢怨惟其然故其端坐之餘聲峻肅之末觀猶足以攝遐方而讋鄰國使其非必奸態竊息而不作此必非崇飾振耀強為是以嚇天下也夫固其居之者如此而已矣夫居之固如此而又安用抑絕掩遏以與夫人從事於辨數之域而又以自病也愚觀今之時宰相立乎堂上而百吏各進跪其所欲得若訴負於鄰而索物於懷袖甚者彼此相排追前後相扶持敢於自置其身而不顧求之不酬則怨謗憤悱

退而發舒盡情而無所憚嗚呼向之所謂凜然不可黷者夫誰隳之而邑邑至此今夫庸人之論必曰尊者不可抗其爲草也下者不可甚其爲下也大而容公而通無爲隔天下之善而盡其博而已矣嗚呼通者天下之事嚴者人臣之法今取夫與天下爲喜樂之權而用之出納之際以求盡天下之情是不爲以公而市私者乎昔者王文正爲相張師德兩及其門則終身斥之而不念李文公當國新進陳便利者皆弃不奏此不惟嚴之云耳塞倖而抑貪由此故也故夫欲貪以盡其情乃不勝其情而卒亦不得其情執古之契法以御今之極變則亦習之而已矣作重論

備論　陳謙

任人之事常患乎勢迫而不暇應計窮而無可爲也蓋立至之機間不容息四空之室智巧莫爲之計二者不幸而君子當焉猶將存什一於千百也苟其勢可以應計可以爲吾未覩夫置之悠悠之地而無後憂者也且先事而慮慮無遺策過思而求求有餘態當其可爲而不爲耳目可及而自窒手足可措而自縶及一旦倉卒之變彼有怖四射以熟視而已鄭之垂亡也君臣相顧縮手無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早用子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求猶有其人可求也故賴以濟如無可求不殆也哉夫爲之不豫者未必蹶辯之不早者未必傾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君子于以如之何爲可狃而以閒暇爲不可失則玩歲愒日吾知其必不爲也今之天下不易爲者以其難測之也向者之和非心也含憤而柔之不得已而從之蓋可危而不可安可慮而不可恃而柄國者不圖遠爲之晏然是以屢盟之日士大夫出而適當之皆有勢迫計窮之嘆今之和未異於初也夫兩國相持此弱而彼強則和者其倚之以爲固邪亦藉之以爲計邪何者可以欺彼之謀而詳我

之備故凡夾釁之未我及者皆吾爲討之日也玩而安習而常識者於是乎爲之懼矣夫火流于天狐貉戒焉霜凜于林絺綌具焉古人之智非直爲是不切也其所以豫備者素矣知事變之大可畏者乎虜之不賴盟和必變二必不久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豫防之卦陰雨之詩患恐有後時之悔也夫有備之國天道從焉試以吾說乎則勢迫而計窮非所患也作備論

制論　陳謙

能處人於無用而後能制人於有用夫世未嘗無才可用者少也幸而有一用焉又皆挾所有以要其上彼則可用耳而吾不得其用猶故也夫先王之世非其無人也天下有故悉力而爭趨已事則旋踵晏然而已若夫名器不假也爵土不濫也彼非擯富貴羞榮寵與人異情也曰君心也臣手足也心靜乎內手足運乎外吾責也噫身之衛心心亦大哉道之不足其次有制夫制之說不生於其所畏生於其所恃也恃忠者驕恃寵者縱恃功者矣恃其有恃之心而不得當焉則反而狠顧上之人不熟慮何也倚其力之足以綏其急辛不免優之以豐其志嗚呼未有用而然如用何指捷以參信躡足之機茲動剖券以盟霍驂乘之亡益禀君臣相仇不根于終吾今知制之不可已也今國家之所恃以安者曰將與兵無事而養有事而用之然而養不以爲恩用反以爲憚兵之驕也久矣諺曰將用之也然而虛籍以自豐濫功以盡賞將之驕也亦久矣諺曰此其小者也有罪而黜之弃瑕而復之此亦望外之恩也則左右睥睨盡求故賞故爵猶執券而取之懷袖間且夫報功者人主事也盡瘁者人臣責也二者實相須不可以相求上而求之下非甚盛事也爲下而上之求焉不亦難乎其上哉乃知上功差六級罰之不爲過而慟哭以死者不爲無說矣議者尚謂創克融之亂使唐再失河朔者不得一官之故以爲時相之咎以愚

觀之咎不在此夫鴟梟之性安在而不爲不祥彼不作於藩鎮則作於肘腋天下有變非唱則和者捨斯人而誰曾謂一官而足以弭其不平之心哉彼唐之相知其不可用而制之又不得策乃脫克融以自貽患若克融政當以寧我負卿毋卿負我之策制之耳雖然今之言制者固不在於必予亦不在於不予要令伸縮在我彼無恃焉可矣抑遏猜沮不厚於禮不信其衷而奴虜視之者吾又不知其說矣作制論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論

盡性論

張宛丘

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泮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干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凡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民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己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人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者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逃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之全受於我者能全之而已矣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小大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也或循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力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陟焉而窮其

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視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宛丘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説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爲性善之説其有救乎當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混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及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由達之途使趣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趍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趣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也

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

天而存既已謂之存孰能亡其存哉

情論

葉肅

虛而靜者性也應而隨者情也情亦性也流於情則害性也善治情者莫若養之養情者所以養性也性合於神神凝於無情合於識識散於有統情者性統識者神情離乎性則反以害性識離乎神則反以傷神養情者毋使情離性是情與性一也毋使識離神是識與神一也如此則何物之不可格何事之不可辦哉有爲忘情之說不知忘情者情之所以滋也有爲制情之說不知制情者情之所以縱也君子之於情致其養而已情無極也安之以命以養之情無常也止於至善以養之養之以禮而其情安養之以樂而其情和夫如是人之有情亦何患哉養之而久其性定矣其神全矣君子不流於情得所養也人有居深山之中麋鹿之與居草木之爲伍淡乎而無欲也何也情不著乎識也引而處之廛肆之閒日與物接則洋洋然而其物動矣語之曰汝其忘之不知其可也人之在於孩提之時所慕者乳哺所識者姆傅淡乎其無欲也何也情不著乎識也及其年運而曉然知利欲之端則洋洋然而其欲動矣語之曰汝其忘之不知其可也情猶火也火之炎炎火之常也棄薪而壓之欲其不炎炎也其始也猶云可也久則愈熾矣情如何而可忘也情猶水也水之浩浩水之常也爲防以遏之欲其不浩浩也其始也猶云可也久而愈決矣情如何而可制也嗟乎忘情制情之說惑天下者也豈知聖人固有以養情者哉

命論

葉肅

欲榮而惡辱欲利而惡害人之常情也常情之所欲君子亦欲之常情之所惡君子亦惡之然而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君子明夫欲惡之道而常人不明夫欲惡之道也欲之而斯至惡之而斯去以吾明夫欲惡之道也欲之而愈去惡之而愈至以吾不明夫欲

惡之道也榮耶辱耶有定命也利耶害耶有定命也命孰爲之天爲之也天孰爲之己爲之也所以榮所以利必有道也其道不同同歸於善而已矣所以辱所以害必有道也其道不同同歸於惡而已矣欲之而愈去者不知所就也惡之而愈至者不知所避也君子知其所就知其所避者知命也命不可易也此其所以反也榮與利是吾之所欲也致之之道必謹就之而有不可致者定命也安之可也要其終榮利之實必將與吾爲無窮者也命豈吾易哉辱與害是吾之所惡也致之之道必謹避之而有不可免者定命也安之可也要其終吾必不辱而不害也命豈吾易哉彼之所爲無以致榮與利而徒與之必不能得矣其得者幸也要其終榮與利將必失之以其所爲者反之而命亦從之也彼之所爲有以致辱與害而徒惡之必不能免矣其免者幸也要其終辱與害將必及之以其所爲者道之而命亦從之也是故知命者常得其所欲不知命者常遇其所惡知命者順道以俟命道亦從之奚爲不得其所欲哉不知命者悖道以僥幸道亦悖之奚爲不遇其所惡哉知命者無憂不知命者多怨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宅心論

安正忘筌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函太極於中是爲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實無欠缺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限量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畛所可證者感應而已故雖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唯見其情於感而感應獨存焉有感斯應柔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感之非其道則忒蓋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響耳是以文武適正則致天之福幽厲反是則天之方虐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爲人上而思所以福天下豈他道哉眞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時齊不忒歸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質其本源由

宅心正位而已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也是謂大中唯兩端無偏重則至焉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如斯而已

致知在格物論　涑水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淵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覆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汩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汩其智貧賤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知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以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鄭民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論

仁論　王十朋

世之言仁者多矣不知其果何物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自其對聖而言之則仁爲道之妙自其之智而言之則仁者五常之一爾然則仁果何物也耶以吾觀於夫子蓋未嘗輕言仁而亦未嘗以與人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至於令尹子文陳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子路冉有公西華則曰不知其仁也是可謂難矣雖然竊猶有疑焉論語一書孔子言仁居其半其自言也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仁者壽曰仁者不憂凡此類者無非仁也其與羣弟子言也樊遲問仁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子張問仁則曰恭寬信敏惠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問仁則曰其言也訒凡此類者亦無非仁也未嘗輕曰仁於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於箕子微子比干曰三仁是皆以仁與之也而何獨於令尹子文子路陳文子之徒此不可不辯也吾意論語之所謂仁則易之所謂性命也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可得而聞而況其他乎故　人言之然而皆非其至也管仲之仁仁之功也夷齊之仁仁之行也三仁之仁又仁之節也是亦非其至也吾故謂孔子之於仁也其罕言也如其所謂聖而其所以與羣弟子言者亦如其所以許管仲夷齊之類也蓋其難也如此然則爲仁者果無其道乎哉蓋嘗論之仁不可爲也去其害仁者而仁自至仁性命之理也人曷嘗無是仁哉然而害之者多水非不清也而土渾之鑑非不明也而塵昏之顏淵問爲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夫禮與仁異而爲仁必於復禮則非禮者仁之害也非禮勿視非禁其爲視也以視無非禮也非禮勿聽非禁其爲聽也以聽無非禮也非禮勿言非禁其爲言也以言無非禮也非禮勿動非禁其爲動也以動無非禮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害仁者去害仁者去而仁可勝用哉土去而水自清塵去而鑑自明故曰克己復禮爲仁非顔子不足以語此故盡以告之而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夫孔子之於仁不敢輕之如此自孟子以仁義遊說而仁遂爲愛人之一術學者至輕言仁義然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凡孟子之書可謂仁也亦非其至也惟以其至者言之故論語一書言仁者居其半惟顔子爲得盡聞當時之人未嘗不爲仁性顔子爲獨可許是可不謂難哉由是而言則知論語之所謂仁即性命之理也蓋進于易而與乎聖矣不然則仁果何物者耶

利者義之和論　老泉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有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飢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下大義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散財發粟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爲直爲斷爲勇爲怒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爲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返而無以節

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矣於利則其為力也難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趍徒義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禮樂論一

陳謙

水準平繩準直律準聲音規矩準方圓權度量準輕重長短小大多寡天下萬事何所準曰準於禮禮無形準於中中無定準於心權度未審準心為甚心無偏繫發乃中節事之中節準亦大矣將欲作室室無定準心酌廣狹將欲制器器無定準心量小大夫室詭於居器便於用豈人之心能平天也欲飲食欲可於口衣服欲懷於身一言一動欲當人情猶是也百事百體天理素定心誠求之鮮有不中理具於天地之先而用因於散殊之後仰觀俯察細大不遺彼一拜一揖之間行之尊者貴者則欲容以致恭至卑賤則安坐而受其禮易位而施人情不快賓及門延之坐盜及門操戈而逐之書策琴瑟置於几篋其甕盎置於地金玉藏於笥瓦礫棄於糞壤之場易而處之亦人情以為可笑而不安孰使然者人心天理自如是也聖人差別天下尊卑貴賤親疏小大嫌疑是非而一為之節文非生事也因理而已夫理適當舉目前皆怗泰之域惟私惟作惟故惟鑿百用偏頗天地萬物始不得其所聖人逆將來如是以啓大亂其一一為之節文所以準天下而使之和始於吉凶賓嘉達乎朝廷閨門鄉黨俾尊尊貴貴親親老老長長幼幼養生送死各得其節而安樂和易之情充然暢矣發於手足詠歌

播於琴瑟簫管磬石亦準此而已禮樂存國家存禮樂亡國家亡周公制作致太平魯齊之鄰國不敢動叔孫通得其遺且以輯寧擊柱之亂老氏破其說曰禮者忠信之薄晉王何輩如其言棄準劃繩中原遂以割裂晉以放誕失梁以浮屠失陳隋以荒淫失禮樂不可一日亡雖盜亦有之矧國家失諸曰所欲不踰矩此乃其矩也曰行法曰法家此乃其法也曰經天曰大經反經此乃其經也曰順則作則曰物則此乃其則也曰皇極曰中和之極此乃其極也曰天錫洪範此乃其範也曰節以度數紀綱章程亦惟此起也觸類而通名殊準一禮云禮云樂云樂云鐘鼓玉帛云乎哉

禮樂論下

陳謙

仁名義生義名禮顯禮得樂斯得義質也禮文義而行之行之而常準矣準乃樂而樂生焉天地準動靜常陰陽準推盪常三辰準晷度常四時準寒暑常鬼神準變化常岳瀆準地勢常家國準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常得常太平和氣生反常刑兵橫流作得常鳥獸魚鼈寧反常山冢陵谷易大康畋遂十旬桀滅德敷虐紂刑以棲炙飲以長夜幽厲傾城紀綱蕩蕩始皇苛法厚斂力役窮征反常也反常不度不度而能國古未之有心天也以君之曰天君以宰之曰天宰以官之曰天官以正之曰天政以準之曰天常心準則身準身準則家準家準國猶家天下猶國一心易治天下非難治一心易正天下非難正君一心正天下自定一心準人倫百事準矣理有自然心所素具在人行之耳至理宜於不說而寓於尋常賢者過得愚者名惑智少愚多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常半天下禮野則夷樂繁則哀邪氣動蕩乖節易生何以然無準則也求準非則任私意隨流俗浸久則成風矣天下溺溺食焉鮮知味行焉鮮知德不知天何以知禮樂知天者聖故能作知聖者明故能述行為法作為則著為經揭為範序為彝倫建為民極無臣無

細一一天成無過無不及自有至當適當曰中得中曰和開和曰常通行曰庸泛應曰恕名物數度因其當等差之聲音舞蹈因其和導達之器不適當用不和服不適當身不和聲色臭味不適當耳目口鼻不和情文事理不適當如之何和於天下也適當曰中失中曰過直過絞勇過亂恭過勞謹過葸明過傷節過苦柔過懦剛過折井過困益過損陽過亢陰過戰中則不立和末從生中和者天地萬物之所由位育也礼樂根於太上周流於日用交際起居之間人自不察察猶可能也蹈為難蹈猶可能也安為難安又而天動容周旋中矣非盛德蔑以加此

主忠信論

象山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以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同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為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將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信於忠信則傷

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嘿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奸而長偽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鴝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君子喻於義論　　　象山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